





第四三八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車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六)

明楊士奇等奉敕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三

詳校官編修_臣周璣

編修_臣袁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_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_臣程元鼎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三

明

楊士奇等撰

去邪

魯文公十八年。邕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惡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求奔納。諸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三

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惠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為名。賴奸之用。為大凶。惠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

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璽鼓檮杌大臨危降魔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二

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僭庸回服讒蒐隱以誣威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子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三

庶幾免於戾乎

定公九年陽虎歸寶玉大弓公伐陽虎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馬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

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秦昭襄王以范雎為客卿昨日益親用事因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富之謂王制生殺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四

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擢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相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淳齒管齊而弑湣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且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妙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

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遂穰侯魏冉華陽君芊戎高陵君市注陽君悝於闕外以雎為丞相封應侯

秦二世時丞相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五

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玆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

漢武帝時田千秋上言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

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曷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元帝時京房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房嘗宴見

以開宴時入見天子

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

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

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易為

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

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泰二世亦嘗聞此

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

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

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

萬世之君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

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秋榮墮霜不殺水

旱蟻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

甚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

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

瘡與愈同愈猶勝也

於彼又

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

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

上最所信任與國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

諸葛豐上書謝曰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

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

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

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讖臣無補

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奸臣

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

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

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濁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亮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所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幸

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御史奏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執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

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

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有罪遣就國長以金錢與紅陽侯王立為長求留丞相程方進劾立懷邪亂政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脩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威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九

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奸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奸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強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以銷奸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

後漢光武為大司馬時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大司馬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念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遵為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

卿也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十

和帝時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璜猶尚在朝御史中丞周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案夏陽侯璜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奸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守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消流雖寡寔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

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璜歸國紆遷司隸校尉

順帝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侍中楊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提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奸萌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十一

者湖陸令張疊請令四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蒙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奸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諸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蒿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深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時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御史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理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魯莒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桓帝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太尉楊秉與司空周景上言曰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

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東條秦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宣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司空黃瓊上疏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執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先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水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十四

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監官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瞶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且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十五

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激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磧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魯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所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累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時詔三府掾屬舉謠言太尉掾范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奸暴深為民害豈以汚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更不能諂

靈帝中平元年朱偽護軍司馬傳變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趙魏黃巾亂六州此皆蠹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威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讜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常侍趙忠惡之

獻帝時太尉公孫瓚奏論袁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

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今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洛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進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剗剗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追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邯鄲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仍有效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勲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馬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十一

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婦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闕其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十二

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績桓文忠誠之效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魏明帝即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關內侯將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內外扇動陛下卓然日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五

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沉實握事要日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由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追思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齊王嘉平間司馬宣王懿上疏劾曹爽曰臣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

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璪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薨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所親以樹私計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官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三

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冀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棄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冀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

晉元帝時祖約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妒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官選曹銓衡人物眾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嚅譟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眾謗帝不之罪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五

簡文帝時博平吳興閭人龔上疏曰驃騎諸議參軍如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壽齡為樂安令賊私狼藉長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姍屬類傾動亂時殺賤人饑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殞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

國疏奏帝益不平

孝武帝時范甯出補豫章太守甯在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廩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再入參機省出守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王

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典禮於是甯以此抵罪

宋高祖初尚書僕射王弘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閔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

興江渚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闕禮知禁為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閭閻致茲紛穢因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噴噴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候還散輩中內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王

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執憲茂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類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之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正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彛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以為永制

文帝時尚書吏部郎庾炳之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

失密奏曰為國為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邱山彰彰若此遂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為治晉武不曰明主斷禹令事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朝士兩邊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五

賈充勲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敵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豐既自籍籍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實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意既有所啟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時炳之自理不請臺制令史並言停外

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詣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之非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誣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為之辭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傳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者邪不審可有同王桓白衣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七十三

五

例不於任使無損兼可得以為肅戒孔萬祀居右丞之局不念相當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它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為異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乃脩言炳之慙過曰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為人好率懷行